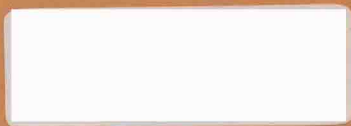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两个王子和 一千头大象

周 锐

中国中福会出版社





两个王子和 一千头大象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两个王子和一千头大象 / 周锐著. — 上海: 中国
中福会出版社, 2015.8
(致儿童时代)
ISBN 978-7-5072-2098-8

I. ①两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童话 - 作品集 - 中国 -
当代 IV. ①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65327号

两个王子和一千头大象

周 锐 著
赵光宇 绘

丛书策划 陈 苏
责任编辑 曹 颖 张 蕾
美术编辑 钦吟之 孙 青
技术编辑 陈 浩
装帧设计 钦吟之

出版发行: 中国中福会出版社
社 址: 上海市常熟路157号
邮政编码: 200031
电 话: 021-64373790
传 真: 021-6437379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制: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: 8
字 数: 83千字
版 次: 2015年8月第1版
印 次: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72-2098-8/I · 348

定价 25.00元

致儿童时代

周 锐

我小时候能见到的给孩子看的杂志很有限，也就三种，按读者的年龄往上排：《小朋友》，《儿童时代》，《少年文艺》。

我家附近有个报刊门市部。好像是从二年级起，我就每个月去报刊门市部买《儿童时代》。出刊的那天成了个节日。但惭愧的是，几乎没有什么文字作品至今被我记得（不过它们肯定“润物细无声”地营养了我）。印象较深的却是些美术作品。最喜欢的是封三上的漫画连载《二娃子》，是画三毛的张乐平先生画的。第二喜欢的是中页的连环画，还能记得《二十响的驳壳枪》，还能记得几位画家的名字：贺友直，戴敦邦，韩伍。没想到二十几年后我成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，认识了韩伍先生，并与贺友直大师忘年相交（曾吃过贺老亲手炒的蛋炒饭）。

我开始给《儿童时代》写稿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，那时我还在长江上当船员。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王安忆当时在儿童





目

录



01 两个王子和一千头大象

09 扣子老三

17 B 我消灭 A 我

31 蛋糕纪念碑

33 电话大串线

41 电子琴密码

51 汗如雨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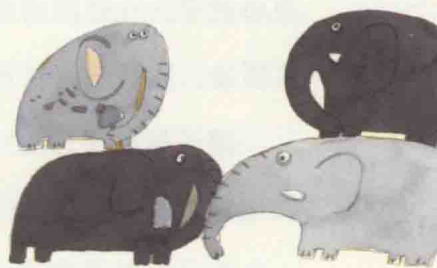
57 卖身前后





- 65 慢性子裁缝和急性子顾客
- 69 明星和他的四个替身
- 77 双 A 机器人
- 85 谁拿嫉妒金牌
- 97 无姓家族
- 105 摇铃铛的绿手指
- 111 一个牙疼作家写的牙疼童话
- 115 元首有五个翻译





两个王子和一千头大象

国王召来石匠，让他在王宫前雕出一株芒果树。

国王祈祷着：“天神啊，我不想多活，就让我活到这树上的石头果实掉下来的时候吧。”

国王拥有一片富庶的土地，还有两个儿子和一千头大象，他很留恋这一切。

石树雕成了，尽管很坚实，但没有人敢摸一摸它。

碰巧一头大象走过，它对着石树发了一阵呆，然后就伸出那有力的长鼻（它只是由于好奇），“咔嚓”一声……

国王瞧见了掉在地上的石芒果，叹了口气道：“我应该说话算数。”于是闭上眼睛倒下去，发出很重的一声响，死掉了。

两个王子戴着金盔，正和火枪手们撵豹子呢。当他们回到王宫前，看见父亲躺在石芒果树下，便对他喊道：“父亲，快站起来！我们打到一



只小豹子。在还没有打到它之前我们就盘算好了，我们要一人做一个豹皮箭袋。如果还能剩下一点料子，我们就给您做个豹皮烟袋。”

国王虽然很想要一个豹皮烟袋，但一个人既然死了，就不能随随便便站起来了。

王子们总算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们很伤心。父亲死得这样匆忙，连一句话都没留下。要是他只有一个儿子，他当然完全可以这样做——但这儿明明有着两位王子殿下呢。将由谁来代替父亲，拥有这王位、这土地，还有这一千头大象？

大王子想了个办法，他对弟弟说：“咱们轮班做吧。我先当八十年王，然后你再当。”

“我赞成轮班。”小王子说，“不过，哥哥，这一开始的八十年，还是让我来做吧。我想过了，这样你是上算的。我现在当王，只有一千头大象；而八十年后，至少会有两千头大象属于你呢。”

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大象会生小象，小象又会长成大象。但大王子想了想又说：“照这样，你的一千头大象变成了我的两千头大象；但接下去又轮到你当王了，那我的两千头大象又会变成你的四千头！不行，还是你上算！”

“哎呀哥哥，再轮下去，你不就有八千头大象了吗？”

“不，好弟弟，你给我这八千头，只不过为了以后能得到你那一万六千头，我可不傻！”

他们互相耐心地说服对方。一千头大象站在他们周围。大象和他们一样耐心。

终于，他们停止了互相说服。他们想出另一个办法——

把一千头大象公平地分成两份，每人拥有五百头。两兄弟各自为王。土地也是一人一半，用一把长刀在当中划了道国界。

过了些天，小王子带着火枪手在自己的领地上撵豹子。眼看就要撵上了，枪手们已经瞄得准准的了……突然那豹子跳过了国界，进入了大王子的领地。小王子和枪手们只好沮丧地把枪收起来。

国界那一边，大王子也看见了豹子。“盯住它，打！”他命令自己的枪手。豹子见势不妙，又往回跑，再一次跃过了国界。

如此轮番表演。小王子和大王子身后，各站着五百头大象。它们默默地观看着这热闹的情景。

豹子学了乖，干脆在国界线上东一扭、西一扭地跳起舞来。这样，两边的枪口便交替着抬起、放下……人们总也来不及开枪。

终于，会跳舞的豹子沿着国界很快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

国界两边：两个王子一动不动地站着，互相瞪着眼，那分作两堆的大象也一动不动地站着，互相做出只有大象才能领会的微笑。

“我说，哥哥，”小王子发话道，“我们需要一条宽宽的界河，宽得使我的豹子再也不会跳到你那边去。”

大王子说：“看来是要有一条界河，这样你就不会把我的豹子当成你



的了，要知道我看见那豹子时，它就在我这一边。”

“你不要争了，就是争到明天，我也不会承认那豹子属于你。不过，”小王子语气和缓了一些，“既然你愿意要界河，我可以答应让你的五百头大象来干这事。”

“让我的大象挖河？不，好弟弟，是你提的倡议，我怎能夺得你的功劳呢。”大王子也很谦虚。

“那么，你的大象先干一天，我的大象再接着干，行了吧？”

“不，你们打头阵更合适些！”

兄弟俩又开始互相说服。

天黑了，两位王子才最后说定：他们将同时动工挖河。





第二天早晨，两位王子出动了各自所有的大象。国界上象鼻子飞卷，象蹄奔忙，一千头大象又聚到一起干活，别提多起劲了。到傍晚已经挖出一条十丈宽的深沟，明天再修整一下便可完工了。

但一夜过去，兄弟俩来到挖河工地巡视时，不由都吃了一惊。国界上平坦如故，那条深沟不见了！

这边的五百头大象和那边的五百头大象又见面了，大象和气地打过招呼，快乐地挖起河来。到晚上，十丈宽的深沟挖成了。

又过了一夜，两位王子发现挖出的泥土又回到了原处。“天神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面对一再发生的奇迹，

两位王子有些害怕了。

那一千头大象倒很高兴，它们希望伙伴们常来常往，它们不需要宽的界河，所以在白天热闹了一番之后，晚上又一齐来把深沟填平，并用四千个石夯般的蹄子把泥土踩得结结实实。

两位王子只好停止挖河。

大象们又被分在两处。它们很不习惯这样，便悄悄地相互走动起来。虽然它们的主人每天都要把它们仔细地数一遍，但这边过去几头，那边也过来几头，只要每边总有五百头大象，两位王子也就放心了。

有一次，一头大象在做客时被热情的伙伴们多留了一会儿，这可捅了乱子。这边的小王子数来数去，只有四百九十九头大象。

“哼，少掉的那一头象一定在我哥哥那儿。”小王子便来到国界旁，高声呼唤大王子。

这时大王子也数过了大象，听见弟弟叫，便把脸抹了好几下，好让弟弟觉得他并不那么高兴。

“哥哥，”小王子问，“你是不是发现你那儿的大象多了一头？”

“亲爱的弟弟，”大王子装糊涂，“我的母象并没有生小象。”

小王子生气了：“好，如果你坚持这么说，我就要把我所有的大象披挂起来，让我那些拿着长矛的武士骑上它们，向你宣战！直到你答应交出我的那头象。”

大王子说：“我可不愿意打仗，请你再想一想吧。”

“哼，你等着吧！”

小王子便准备起来。四百九十九头大象，得配备四百九十九副铠甲，要挑选四百九十九名武士骑象作战（这当中还得包括他自己）。为了鼓励士气，还要采下四百九十九颗槟榔果，塞进四百九十九名武士嘴里（当然也包括他自己）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小王子又数了一遍他的大象——咦，这次不但不少，反而多出了两头！

原来那头去做客的象又邀回了两位朋友。

小王子连忙跑到大王子面前：“亲爱的哥哥，我想过了，打仗多没意思，我不准备打仗了。”

“可是我准备打仗！”大王子板着脸，“不然的话，你是不会把我的两头象交出来的。”大王子说这话完全是将心比心——他得了小王子那一头象时，便没打算把它交出。

“好，打就打吧。”小王子只好无可奈何地应了战。

他们选了个晴朗的日子。两边将士骑着大象，不慌不忙地向着国界逼近。

两位王子一声令下，两边的象群迫不及待地冲到了一起。

鼓在敲，号在响，一千头大象随着鼓号声摇头摆尾，婆娑起舞。它们的铠甲在阳光下格外鲜亮，像节日的盛装，它们的步态笨重而猛烈，泥块儿从它们脚下不断溅起，像泼水节银盆中洒出的吉祥雨。

这情景把双方的将士一下子弄糊涂了。他们互相询问：“也许我听错



了命令，今天咱们是来当仪仗队的吧？”

“很可能，像在搞喜庆联欢呢。”

在这种场合，按古老的习俗，应该向对方的象头上抛撒茶花。于是将士们跳下象背，跑向原野，用头盔摘茶花去了。

鼓在敲，号在响，一千头大象摩肩接踵，亲密无比。

大王子和小王子目瞪口呆。但他们想：“既然开了战，好歹总要打一陣吧。”于是举着那又长又重的兵器交起锋来。

就这样，上面打仗，下面联欢。

不一会儿工夫，两位王子便打累了。但大象们还没玩够呢，它们亲昵地、动人地踏着象的节拍，在茶花的芳香中，更狂热地跳着，舞着……



扣子老三

小女孩的一件红衣服上，有四颗红扣子，很漂亮的四颗红扣子。

它们自己给自己起了名字，比方说，扣子老三就是从上往下数的第三颗扣子。不过，有时候扣子老四觉得很委屈，会提议：“应该从最底下往上数！”这时候扣子老三便成了扣子老二。但喜欢从上往下数的人总要多些，所以我们还是把我们的主人公叫做扣子老三吧。

有一天，小女孩穿上这件有着四颗红扣子的红衣服，乘公共汽车去看姥姥。车上特别挤。临下车的时候，小女孩的四颗红扣子被挤掉了一个，也不知怎么挤的，偏偏把当中的扣子老三挤掉了。

小女孩没发觉掉了扣子，她自己下了车，留下扣子老三被乘客们踩来踩去。

又过了好几站，才有一个小男孩发现了扣子老三，把它捡起来交给售票员阿姨。售票员阿姨举着扣子大声喊：“谁掉了扣子？”乘客们把自



己的扣子一个一个数了一遍。谁都没有应声,也就是说,谁都没掉扣子。“没人要吗?”售票员说完,顺手将扣子朝窗外一扔。

我们可怜的扣子老三,身不由己地一飞,“咚”,掉进一个黑水潭。旁边传来老大妈的吆喝声:“卖五香茶叶蛋!”原来这不是黑水潭,是浸着茶叶蛋的一锅卤水。这卤水里有盐,有糖,有酱油,还有别的一些作料,浸得扣子老三浑身难受。而且卖茶叶蛋的老大妈舍不得经常换卤水,扣子老三在锅底足足浸了两个星期,直到老大妈改行卖烧鸡了,它才同卤水一起被泼到地上。这时您瞧吧,茶叶蛋是什么颜色,我们的扣子老三就是什么颜色了。

借着这一泼之力,扣子老三滚开去了。但滚了没多远,被簸席上的一大摊圆溜溜、红彤彤的东西挡住了。这是晒着的枣儿。又是一位老大妈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:“孩子,妈妈正揉面呢,马上给你蒸枣糕吃。”

天哪,如果这位老大妈眼神不太好,扣子老三很可能会被当作枣儿,被嵌进面团,再去热得发昏的大蒸笼里挨上一阵子。

正在这时,飞来两只鸟儿。一只是鸟爸爸,一只是鸟妈妈,它们要为孩子找点吃的。

鸟妈妈很快发现了枣子,说声:“准备降落!”

鸟爸爸应道:“明白!”

鸟妈妈又叮嘱一句:“好好瞧着,我怎么做,你也怎么做。”

“明白!”

因为鸟爸爸干家务事不怎么在行,所以要听鸟妈妈的指挥。

鸟妈妈拣了一颗鲜艳饱满的大枣子衔在嘴里。